



持砖而入

冯毅

检察院的院落很小。从坐西朝东的办公楼走到大门口,只有十多步之遥。南北呢,也就是五六十米的样子。新检察长到任了,围着院子转了两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句:“该有些绿意啊!”

检察蓝们听了,不由心中一怔:这里地处渤海海边,地碱水咸。种树,成活难呐。

第二天,检察长在上班的路上捡回几块砖头。此后,他每天上班进院都持砖而入。检察蓝们心领神会:这是要砌树池啊。大家每天上班,也都

不再空手而来。砖有了,检察蓝们七手八脚,一中午的时间,在院子南北各砌成一个四方方的树池。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令检察蓝们惊奇:周一上班时,检察蓝不知从何处用编织袋运来一袋土。

好事者问:“土从何处来?”

检察长擦把汗:“向北十里城边上,有座沙丘……”

礼拜天,检察蓝们不约而同直奔沙丘。布书包、塑料袋、竹篮子全派上用场。至中午,两个树池子堆满了新土。

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检察长带着两棵小松树进了院。检察蓝们围过

来,有人摇头:树干仅有大拇指粗,能种活吗?

培土、浇水,小松树亭亭玉立地在小院安了家。检察长抽空去了趟花市,买回两袋营养土,像给孩子喂食般埋进树池。自此,两棵小松树成为检察蓝们的新宠:有人从乡下老家为她带来豆饼渣,让她强筋壮骨;有人将办公室种花的肥料献出来,给她吃偏饭;有人进院第一件事是为她松土除草……不经意间,小树伸直了手臂,吐出新绿。

暑去冬来,春秋交替。小树长出伞状树冠。松树的坚贞,为检察蓝的

正气和执着平添了几分豪迈;检察蓝的刚正不阿,给松树成长积蓄着向上的动力。早晨,提前到岗的检察蓝们望着她,有轻风吹来,树枝沙沙作响,像是热情的问候;夜半,检察蓝们合上案卷走出办公楼,星星挂在树冠上,像是叮嘱检察蓝们一路平安;外出办案归来,两棵松树同时向检察蓝行上庄严的注目礼……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检察蓝、松柏青、检徽红,一年四季,小院长生机盎然!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咏春(组诗)

钟明

春阳

通往天空的道路
我独走上来
绳梯不必用鲜花来装饰
花朵应该躺在你的掌心
一笑,就笑出了春天

随便找一个地方
像青草一样把自己舒展
像书本一样把往事打开
爱人,相爱过的人
那些伤口的疼痛渐渐和暖

此刻,就在此刻
这春天里的太阳
阳光照在天上
阳光照在地上

春花

你若盛开,一定要开在河边
花枝迎风招展
伸出去,再伸出去
和河流一起伸向天边

莫去桃花水中洗起二月
要哭,就忍
忍到一个雨如柳丝的夜晚
在你芳华落尽时
会有人如流水一样揽你入怀

要看花开,就来河边吧
在如镜的倒影中
有一生的花落花开

春风

在倒悬的天空里
水波荡漾
把你破旧的行囊放下
一生的漂泊,在荡漾的花瓣里珍藏
在这里,所有的辗转反侧
都将和梦一起沉入泥沙的湖底

所有经历过的日子哟
我曾经一天一天地爱着你
又用一年一年的新雪埋葬
断桥、马厩、谷仓,和你们
最后的笑脸
如今,你们全都复活
嗨,看过来
这边,我在这边

(作者单位: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检察院)

红灯笼

梁德荣

红彤彤的颜色啦啦啦啦绽放
农家屋檐下的红灯笼
吹响春暖花开的喇叭

每家的红灯笼都一样明亮
照着每一次回乡的路
每家的红灯笼都一样醒目
联结着父兄姐妹的血脉
红灯笼映照的岁月
坎坷曲折,地久天长

沿红灯笼的光线行走
走得再远也不会迷路
远行的每一次回眸,红灯笼
始终挂在每一处梦里水乡

(作者单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



周文静摄影作品

赤港湾的变迁

王钢

流外,溪水淙淙,奔流不息。水流长年不停地流淌,不仅让水道日益深广,也在每个拐弯处冲出一个个的深潭。虽然每年都不乏溺水的事,暑天在水潭里戏水却是乡下伢儿雷打不动的节目。

发现伢儿偷偷玩水,大人总是又打又骂,可还是阻挡不了孩子们玩水的热情。通常是几个伢儿以放牛为名,先将自家耕牛拴在下游一处水潭的柳树桩上,然后急急地跑到上游深潭的高坎上轮流玩跳水的游戏,偶尔不小心手脚磕碰到潭底的怪石,撞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也不以为意,只是顺手在岸边扯两片树叶揉碎了,按在伤处,乐此不疲地继续未了的游戏。直到太阳西下,才牵着自家那犊喝饱了溪水的耕牛回家。有一年夏天,同村一个叫强儿的娃,因为玩水忘了形,将水牛忘在了水湾里,只顾自己跑回家。不巧,当天中午起风暴雨,溪水暴涨,暴发的山洪将水牛裹挟着冲进了下游漫水桥的一个桥洞里。那年夏季,村里许多户人家都吃到了强儿爹送的牛肉。挨打是少不了的,强儿从那以后,如果上学迟到,再也不能哄骗老师说是去帮家里看牛了。

玩水累了,伢儿们喜欢掀开岸边的石头捉螃蟹。那时候,掀开一块石头,总会发现一只或几只拇指甲大小

的灰青色小螃蟹藏在石头缝里。突然被人揭了盖子,猝不及防的小螃蟹便慌慌张张地横爬着四处乱跑。捏着小螃蟹的壳飞快地轻轻一甩,螃蟹便四脚朝天,露出了它米黄色的肚皮。被弄得翻转在地的小螃蟹一时惊慌失措,几对蟹爪无助地朝上胡乱地抓扯着。看了令人忍俊不禁,常常惹得捉它的人哈哈大笑。螃蟹虽小,一对鳌足却凶狠有力,有时好不容易捉住了,却让它轻易就逃跑了,常常是才扔进盆里篮里,一眨眼的工夫就爬出来。

时间一长,小伙伴们便想出了对付螃蟹逃跑的方法。一是把它的两对鳌足折断,这样它就跑不快了。但一定要眼疾手快,倘若不小心被夹到了,可是生疼!二是扯一根水草,绑住螃蟹的一条腿,把小螃蟹一个接一个地拴在一根水草上。即便将草绳丢进水里,小螃蟹们着急各自逃命,群“蟹”无首,大家东奔西跑,却漫无方向,最后徒劳无功,反倒不容易跑掉。捉回家的螃蟹稍稍清洗,用菜油炸熟了,原本灰黑色的小螃蟹一个个变得金黄,咬在嘴里吱吱作响,又香又脆,是食物匮乏年代不可多得的美味。

暑天农闲的傍晚,大人们偶尔会带着自家孩子到溪流洄水湾的深潭里“打泡澡”。这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因为终于可以不用再偷偷摸摸玩水的。记得有一次,爷爷带着我们几个堂兄弟“打泡澡”,几个人相互嬉

戏打闹了一会,就各自散开了。过了一会,堂哥突然问:“老四哪里去了?”我们停下来一看,发现小弟果真不见了,几个人急忙在水潭里四处寻找。最后还是爷爷在水潭最深的水坑里把弟弟摸到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沉下去的。爷爷让弟弟伏在自己大腿上,将满肚子的水挤压得吐出来后,小弟便醒了。醒来的四弟仍旧去玩他的扎猛子。

虽然溪水长流不息,但大人很少让娃儿们到小溪里去洗澡,毕竟溪水冰凉,寒气太重。更重要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因为上游的无序、过度建设开发,一遇暴雨,许多建筑和生活垃圾便被卷入溪水,顺流而下;违规排放的肥料和农药,也跟随水流,汇聚到了溪流中。日积月累,曾经清亮甘甜的溪水早已不复当年的颜色,变得污浊发臭,水底轻轻摇摆的水草和穿行其间的小鱼小虾都消失了,石头缝里的小螃蟹更是早已不见了踪影,就连溪岸边的野草都是一副病恹恹、无精打采的样子。听住在老家的父母说,村里人已不太敢下水,偶尔在溪水里泡一回,身上就会起发痒的红点。村里人眼中那条熟悉的溪流变得陌生而难以亲近了……

于是,检察官的身影无数次出现在了这里。他们督促盗伐林木者及时植绿复绿,保持水土,维护生态平衡;倡导垃圾有序堆放、分类、回

笑脸

王一心

都是病态的,假的?
“去年出了那事,街坊邻居就一直风言风语,路上指指点点,倒也不一定和她说,路上说并不存在特别的,但出现在她脸上,看上去怎么都觉得有点怪怪的。谁知道这笑容下面,压抑了她多少痛苦和委屈?她这是在潜意识中用笑来对付她不知所措的世界和遭遇。”

我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仔细想着刚才那小姑娘的笑脸,果然是有点异样。
“后来这事不知道咋传到学校里了,她的同学也开始议论她,甚至拿这事开她的玩笑。她气得直哭,学习成绩差了,尤其是英语落后不少,还开始生病,不断地头疼、肚子疼,也没法上课。这次回来,又是因为生病请假回来的。”
正说着,小姑娘一掀门帘又出来了。我问她过来,询问她头疼的症状,想弄清楚是不是脑神经衰弱之类的,她马上又是满脸天真的笑容,不断给你比划着说着,那快乐的表情,好像刚才奶奶的吵骂,以前恶人的侵害,从未发生过一样。

她笑得越灿烂,我们就越心疼。这好像发自内心的笑容,在这个年龄段的小姑娘脸上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但现在她脸上,看上去怎么都觉得有点怪怪的。谁知道这笑容下面,压抑了她多少痛苦和委屈?她这是在潜意识中用笑来对付她不知所措的世界和遭遇。

头:人不能轻易言死。
从哲学形而上学的层面来看,人活着的意义始终是有疑问的。宇宙事物生灭不息,人的生死与万物原无不同,客观上说并不存在特别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被建构的,被赋予的。因此,如何建构、如何赋予就有了关键的重要性。
人为什么不能轻易言死?换句话说人为什么要坚持活着?答案特别简单,为了他的亲人,为了他最亲近的人。对其自身而言,一个人多活或少活二三十年、三四十

其实并无多大差别。那个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量的堆积和延伸而已。但他如果少年夭亡或中道弃世,那给他的亲人、他的最亲近的人带来的伤痛悲哀又将如何?这个母亲就是最真切的例子。
吴先生说得可真好。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让最亲爱的人高兴,不让他们为自己悲伤吗?
我则是联想到,其实母亲也不是这么好当的。尽管无论用多么美好的词语来赞美母亲,都不

我的老家是一片丘陵山区,村落依山而建,中间是大片农田,田垄间有一条溪水蜿蜒流过。小溪名叫“赤港湾”,溪流弯弯绕绕,曲折婉转,却少有人说得清它名字的由来。小时候偶尔天降大雨,从上游冲刷而下的暴雨,夹杂着黄泥、枝叶、杂物,使得往日清澈的溪水颜色变得污浊、浑黄。我猜测,这或许是它得名的真正原因。

据村里的老人说,小溪原本在离村子一里多远的田垄间。解放前的一个暴风雨之夜,对面村子的几个男人乘着天黑雨骤,用几块门板堵塞了原有的通道,在我们村边的农田里另扒开一个缺口。当夜,暴雨倾盆,山洪暴发,暴涨的洪水汹涌而来,而通道被堵,洪水便像一头因受困而发疯的野兽,在村脚的田野间奔走冲撞,随着地势起伏,左冲右突,横冲直撞,一夜之间,竟然在连绵起伏的田野间硬生生生出了一条新路。

天亮了,村里人意外发现,夜里的一场暴雨竟让村前的一切变了模样:远处那条曾经奔流不息的港湾变得悄无声息,而眼前连片的田垄间却是浊浪翻滚,那可谓天降天玺。一切好像是远处的那条水龙连夜打了个翻身,一夜之间奔跑到了屋门前。良田成沟壑,令视田地为命根的亲乡无不目瞪口呆,虽然心中痛惜,无奈山溪水急,只能任它汪洋恣肆了。

涨水的赤港湾是凶猛而危险的,但大多数时候,乡亲们眼中的赤港湾却是宁静而温和的。这条紧紧依偎在村庄怀抱里的溪流,像姑娘颈项上的一串项链,装点着山村的美丽。老人说赤港湾的源头是一座深不可测的大水库,除了特别干旱的季节偶尔会断

未检办案人员给我说了一起案件,被害人是一名初二的女孩,星期天找同学玩耍,被居心叵测的邻居大爷引诱到家里进行了猥亵。被害人祖孙三代,家徒四壁,生活极其挣扎,急需救助。看了卷宗,关于被害人需要救助的事实、情节很有限,但办案人也不会无缘无故提及此事。纸上得来终觉浅,我便决定下乡亲自跑一趟实地看看。

提前联系了村委会干部,说明来意,他电话里很直接:“我们村里如有需要救助的,就只有她家了。”
警车到农村很显眼和敏感,为了避免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车就停在村口。联络的村干部骑电车来接我们,他显然顾及不到这些,好意说:“她家还远着呢,开车去吧。”
我说:“不用,走几步吧。”
他也没有强求,骑着电车在前面不远不近地带路。走了大约几百米,转弯,进了一个胡同,走了一段泥泞的土路,前面有一堆人,他停下来和他们说着什么。我想,那里可能就是被害人的家了。

我和同事走过来,迎接我们的是个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老头,冲着我嘿嘿地笑着,嘴里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旁边有两个小女孩,大的十多岁,一直甜甜地冲我们笑着。小的不过五六岁,骑着一辆破旧的小自行车,也不认生,睁着一双无邪的眼睛看着我们。

我问带路的人:“这就是被害人的家吗?”他说现在她住这儿,然后介绍老的是被害人的爷爷,然后专门指着稍大的女孩说她就是被害人。我有点疑惑,看着这个一直甜甜笑着的小姑娘,问了她的名字。她忽然笑得好像更开心了,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露出这个年龄段小姑娘典型的羞怯,但还是有

不让妈妈哭

郑海啸

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初秋的午后,在厦门大学校园里的一条路中间,有六七个人围着一位哭泣的女人在轻声劝说。看见这一幕的学者吴先宁先生了解到,前几天一位刚入学的男生去海里游泳,不幸溺亡,这个哭泣的女人就是他妈妈。接着我要引用吴先生的文章——
她的悲伤像寒风一样掠过我,我心里也不禁一阵难过。……母亲丧子,其痛如此。
我不敢心看下去……转身走开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念